

經濟學者年譜

初集

周憲文著

K053
Z187

1

新亞經濟學叢書

新亞經濟學叢書

新亞經濟學叢書

經濟學者年譜

初集

周憲文著

Su1882/

Su1882

經濟學者年譜初集

64.8.0070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初版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定價新臺幣貳佰元

著者 周憲文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5 號

電話：7683708・7678738

郵政劃撥帳戶第 100559 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30號



自序

常言道：「敝帚自珍」，文章總是自己的好。我卻首先要向讀者敘述本書的缺點。

寫年譜，有一基本條件，那就是年月分明，至少是年歲分明，否則，就不成其爲年譜。它與普通的傳記不同，也就在此。各國有關傳記的著作很多，相形之下，關於年譜的著作，就不易得。我爲了寫年譜，搜集了大批的傳記，結果，極少是派得上用場的。原因就在：年歲有欠分明。我在開始寫作的時候，原想使各篇的體裁一致，後來因受資料的限制，不能不「各說各話」。這就一本著作來說，自是一大缺點。講到年譜與傳記的不同，我可舉出兩個例子。R. F. Harrod 的 *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* 上下兩冊，是 Keynes 傳記的權威，但在我的「J. M. Keynes 年譜」上，引用極少。再如鹽島仁吉的「鼎軒田口先生傳」，是四三三面的大本著作，內分四二章，原書出版於 1912 年，是一十分寶貴的複印本，我曾據以撰述「田口鼎軒年譜」，四次易稿，終於放棄。

寫年譜，另一重要條件，必須逐一註明出處。因為年譜是歷史，歷史要有根據。這在本書，沒有做到。至其原因，倒不是不明出處，而是限於篇幅。蓋如逐一註明來源，篇幅就得增加三分之一，這在每篇發表的時候，就有困難。因為目前我們很少，也可說沒有如此嚴謹的期刊。這在本書，不僅是一缺點，而且是一損失，是一很大的損失。因如註明出處，篇幅固可增加，「小著」變成「大著」，而其學術意義，那就大不相同。如在註明出處的時候，能再加以考據與辯證，則其學術意義，將更增加。格於環境，我未能做到這一點，衷心良苦。

我的字，本已草率，有似天書，加以年老手顫，更不成形。何況每篇的寫作，不是一氣呵成，乃是東湊西補。稿成以後，不僅有些字，自己都不認得，更攪不清上下文的銜接所在。因此，不得不麻煩勉強可以辨別的朋友，重抄一遍，甚至至於兩遍。當然，每經重抄，我都重讀；但在此情形之下，錯誤自所不免。在此，附記一故事，以資談助。阮毅成先生主編東方雜誌，他願意為我發表這些年譜。來函還說：「多多益善」。我感他盛意，選了寫得比較清楚的「F. List 年譜」送去。第三天，稿被退回，附信說：有些字，打字的小姐（「東方」是打字印刷的）實在認不得，務請重抄一遍。重抄，不只是費時，而且會有新的錯誤；不重抄，又不行；而問題全在我的字寫得過份潦草。本來，校對如掃落葉，這樣的稿子，印刷出來，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。說到校對，感觸良多。明明已經改正，往往結果又是弄錯。幾次校正的稿子，上版印刷，也會走樣，使人啼笑皆非。

此外，還可附帶一提的，是關於數字。數字的正確，原是極

重要的，這不僅在年譜而已。但我對於這一方面，特別差勁。例如 Adam Smith 的生年及國富論的出版年，不說看過，就說寫過，可能會近千遍；但是，直到現在，我還記不得。想起來，自己都好笑。二分鐘以前剛查過，二分鐘以後又要查。這也影響了校對，原稿筆誤，不用說了。初校排錯，如未校出，就會一直錯到底。再就是「年歲不饒人」，老眼昏花，英文字母，如 n 與 u，h 與 k，六號字的，時常看錯。初稿錯了，不易校出，在這方面，幸虧莊其昌先生，不時給以改正。

總而言之，比方縫衣，這不是先有整塊的布料，按照計畫，任意裁剪，大多是由一些大小不一，顏色異殊的碎料湊拼而成，其不統一，不調和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兩件都以碎料拼成的衣服，固然是不統一，不調和；而以整料裁成與以碎料拼成的衣服，擺在一起，也是不統一，不調和。讀者如有機會，看看我的原稿以碎料拼湊的情形，就可明白。

還有，初見的人名，應當註明他的生卒年，本書也未能完全做到。主要原因，是手頭工具書不全，無可查考。

現在再說本書的寫作經過。這不得不感激李應兆先生。他主編銘傳學報，一再要我寫點東西，我實在找不到適當的題材；因為我翻譯過「國富論」，所以想到 Adam Smith。於是，寫了一篇「Adam Smith 年譜」。誰知，這卻引起了我對這一方面的興趣，接着就又寫了一篇「T. R. Malthus 年譜」。兩篇都在銘傳學報第十期刊出。興趣來了，我就開始收集有關資料，一口氣寫了五篇。手頭資料，已經用完，我以兩天的工夫，跑遍臺北出賣外文書報的店舖，結果一無所得。我又跑了幾處較有希望的

圖書館，也是空手而回。就這方面來說，我所看到的，大有一片沙漠之感。於是，我想起馬樹禮先生，他在東京，同事人多，或可替我找書。但是，這正如齊壽先生所說：馬先生他們事繁，託以買書則可，託以找書是不適當的。齊先生是我的老同事，他非常念舊，自告奮勇，願供奔走。但我知道他也是公私交忙，不願多所麻煩（參看「D. Ricardo 年譜」附記）。結果，還是陳仁端教授陸續替我購集了一些。我想：如果我們也有像大英博物館附屬圖書館，或像日本國會圖書館（齊先生來信說：它的卡片箱佔滿一層樓），讓我在其中耽上半年，這有多好呀！

寫到這裏，我自然難免有些感慨，請讀者允許我發洩一下，但千萬莫以為是牢騷，這是希望祖國進步。二次大戰以後，日本從廢墟迅速復興，到今天，已成世界經濟強國。有人就說：日本人如何高明。這一說法，不僅似是而非，而且含有毒素。因如日本的復興全是日本人高明的結果，那我們除了徹底改造人種以外，還有什麼前途？我們勢必永遠落在日本人的後面。據我個人的了解，就人論人，我們不但不比他們差，可能還比他們強。不說別的，就說在大學讀書，中國人的成績常在日本人之上。問題是在：伊藤博文回國，促成明治維新，嚴幾道回國，就對國事毫無貢獻。這是由於社會的環境。說個比方，日本人是泥粉，加水變成泥塊。中國人是沙子，它可變成水泥，絕非泥塊可比，但得設法加以凝結。這是現代中國政治的責任，否則就成一盤散沙。它的功用自然不及泥塊。問題是在這裏，千萬不要弄錯。說日本人如何高明，中國人不如他，這是十分荒唐的。

有位關心本書的朋友，他向我提出了兩個問題：1. 為什麼

要寫日本人的年譜？我說：因為他是經濟學者而本書是經濟學者年譜集。由此，也可看出，八年抗戰遺恨未消。但是學術是沒有國界的；而知彼的工作，尤為重要。何況我是在日本求學，說實在的，寫日本學者的年譜，比寫西洋學者的年譜，尤有親切之感。我的老友，收到我的年譜抽印本，他們歡喜看的，也是那些日本學者。2. 準備印行若干集，其間關係如何？我說：本書能出若干集，那就難說了，問題是在資料。以目前的情形來看，大體可印兩集，每集二十篇，共四十篇。因為這是文集，所以每集獨立。初集與續集，都以學者的生年先後為序，其間沒有什麼關係可說的。借這機會，附帶說件事。我因寫經濟學者年譜，收集了大批的傳記資料。目前，我利用這些資料，趕寫非經濟學者的年譜，已成孔子（前 552～前 479 年），孟子（前 370～？），盧騷（Rousseau, 1712～1778），黑格爾（Hegel, 1770～1831），甘地（Gandhi, 1869～1948），達爾文（Darwin, 1809～1882），富蘭克林（Franklin, 1706～1790），尼采（Nietzsche, 1844～1900）諸篇。因為方面廣，資料多，進行反而快，或可集印四至五冊，暫定名為「世界偉人年譜集」。

末了，謝謝陳仁端、齊壽兩先生替我收集材料，張漢裕、瞿荊洲兩先生以其藏書供我利用，周學普、莊其昌兩先生在外文方面給我指示。

本書先以二十篇（另附「略年譜」三篇，共二十三篇）付印，以後再看情形出版續集。這樣的年譜集，不但在中國是初見，在日本也絕未有過，在西洋可能也未有過。希望高明之士，加以督促與指正，不勝翹企之至。錢公博先生，介紹本書，由某書局印

行，因為侯家駒先生有約在先，未能如願，在此，敬向錢先生道歉，並向侯先生道謝。最後，多謝胡德賢弟的校對。

目錄

自序.....	1
Sir William Petty 年譜 (1623~1689)	1
Adam Smith 年譜 (1723~1790)	17
附：David Hume 略年譜 (1711~1776)	33
William Godwin 年譜 (1756~1836)	41
Thomas Robert Malthus 年譜 (1766~1834)	57
Jean-Baptiste Say 年譜 (1767~1832)	73
Robert Owen 年譜 (1771~1858)	87
David Ricardo 年譜 (1772~1823)	107
Friedrich List 年譜 (1789~1846)	121
John Stuart Mill 年譜 (1806~1873)	145
附：Jeremy Bentham 略年譜 (1748~1832)	161

福澤諭吉年譜 (1834~1901)	169
Thoretein Bunde Veblen 年譜 (1857~1929)	189
金井延年譜 (1865~1933)	219
高野岩三郎年譜 (1871~1949)	235
福田德三年譜 (1874~1930)	257
John Maynard Keynes 年譜 (1883~1946)	269
小泉信三年譜 (1888~1967)	283
小島昌太郎年譜 (1888~)	309
河合榮治郎年譜 (1891~1944)	323
矢内原忠雄年譜 (1893~1962)	347
附：内村鑑三略年譜 (1861~1930)	371
中山伊知郎年譜 (1898~)	377

Sir William Petty 年譜



1623~1689

享年六十七歲，照英國的算法為六十六歲。

1623年、一歲 五月二十六日，出生於英國 Hampshire 州的 Romsey。當地是英國主要的羊毛工業區，他的父親是一極窮的工匠。所以，他在少年時代，曾經學過各種手藝。據其遺書：「我從童年起就喜歡看打鐵、製錶、雕刻之類的手藝想在其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。」

1624年、二歲

1625年、三歲

1626年、四歲

1627年、五歲

1628年、六歲

1629年、七歲

1630年、八歲

1631年、九歲

1632年、十歲

1633年、十一歲

1634年、十二歲

1635年、十三歲

1636年、十四歲 他已學會相當程度的拉丁語。

1637年、十五歲

1638年、十六歲 他去當一航行法國的商船侍者，一邊做工，一邊學習法國話與航海術，為時約十個月。因脚部受傷，船主讓他在法國海岸 Caen 登陸。這一淪落異鄉的不幸少年，就得自找出路。因他懂得拉丁語，受到當地天主教神父的援助，准他進入他們所辦的學校去讀書。他不僅攻讀他所歡喜

的學問，而且進一步學習法語。此時，他還向法國一些軍人講解航海術，向一些法國人民教授英文，藉以餬口。不久歸國。

1639年、十七歲 他開始學習希臘文，普通數學，實用幾何及天文學。旋至英國海軍服務，為時僅數月。

1640年、十八歲

1641年、十九歲 他開始構想政治算術 (Political Arithmetick)，直至 1676 年，乃告完成。

1642年、二十歲

(英國發生清教徒革命，迄 1649 年)

1643年、二十一歲 當時，英國在查理斯一世統治之下，議會與國王，發生爭執，全國騷然。他因服務海軍的機會，而至荷蘭，留在 Utrecht, Leyden, Amsterdam 等處學醫。

(法國路易十四即位)

1644年、二十二歲

1645年、二十三歲 十一月，他去巴黎，研究解剖學。當時，T. Hobbes (1588~1679) 亦正避難巴黎，兩人訂交，遂成莫逆。Hobbes 對他的影響很大，他十分佩服 Hobbes。

(英國國王軍被議會軍擊敗)

1646年、二十四歲 他回故鄉 Romsey，暫時幫助父親工作。在此期間，他致力於複寫機的研究。

1647年、二十五歲 三月，他的複寫機研究，已經完成，取得十七年的專利權。十一月，他為出賣他的專利權而去倫敦。他在倫敦，加入了那些愛好美術人們所組織的俱樂部，得與當

時的許多知名之士相往還。而往還最密的，則為 Samuel Harthib，他由 Harthib 的勸告，從事商業史的著作。

1648年、二十六歲 由倫敦遷居牛津。當時，牛津雖然也為議會軍與國王軍的爭奪地，但牛津大學則在議會軍的掌握之下。他被聘為解剖學的代理教授，代替 Clayton 博士講課，聲名雀起。

1649年、二十七歲

（國王查理斯一世被捕，由議會以叛逆罪處死）

1650年、二十八歲 一月，他經 Clayton 的推薦，正式接任解剖學教授。不久，他取得醫學博士的學位，成為 Brasenose College 的 fellow。十二月，有一婢女名叫 Ann Green 的，被他救活，轟動一時，名望更高。就在這一時候，他被選為 Brasenose College 的副校長，更被聘為 Gresham 學院的音樂教授。前者，繼續至 1659 年八月九日，後者繼續至 1660 年三月八日。

1651年、二十九歲 四月，前來大學視察的督學們，都對他非常欽佩與重視，結果，他得到了空前的優待：他可休假兩年，每年還可取得三十鎊。其間數月，他做些什麼，已不可考。據 E. Fitzmaurice 爵士的推斷：他可能是出外旅行。無論如何，這段時期，是他一生生活的轉捩期。從此以後，他變成了愛爾蘭的陸軍醫官，不論在物質方面或在精神方面，都與愛爾蘭結下了無法分離的關係。本年，查理斯二世即位，大敗於議會軍，避難於 Normandie。

（Hobbes 著 Leviathan. 英國公佈航海條例）

1652年、三十歲 他被聘為愛爾蘭駐軍的軍醫，即上述陸軍醫官，直至 1659 年，計時約七年。抵任之時，愛爾蘭的叛亂已經平定，叛徒的土地均經沒收。當前的問題，是如何整理這些土地？又應如何分配？這是非常重要而且複雜的。因為這些土地，不僅關係到軍隊與在倫敦貸款裝備軍隊的那些「冒險家」，而且涉牽到其他許多的債權者。同時，這些土地的境界及其所有權的性質，又甚模糊。他原為一軍醫，與此問題無關，但他目擊當前的各種錯誤措施，義憤填膺，乃向政府提出了整理的計畫，旋奉命整理。他以土地測量為根本工作，因為他的測量，是根據地圖的，故被稱為 Down Survey。這一工作圓滿成功以後，他愈受 Cromwell 政府的重視，付以各種大權。但是，因此，他深受前土地整理局長、後來亦為他長官的 Benjamin Worsley 妒視，兩人遂成水火，問題一直鬧到英國國會。幸得 Cromwell 一族的支持，始告平息，詳見下文。

1653年、三十一歲

1654年、三十二歲 十二月十一日，他的土地整理計畫，被當局採用。但是，測量所需的日期，則由翌年（1655年）二月起，延長十三個月。

1655年、三十三歲 他繪成了以每一英寸等於 $5\frac{1}{2}$ yds 的縮寫地圖，明白顯示：土地肥瘠的等級及其是否屬於軍人所有。此外，他還為了一般的利用，開始實行土地的測量，終於繪成一幅極有用的地圖。這幅地圖，包括被沒收地與非沒收地，而且標明其與「貴族領地」的境界。

1656年、三十四歲 二月，軍人所屬的土地，已經測量完畢，他向當局提請辭職。這因 Worsley 指摘他的錯誤，加以攻擊，他乃爲文答辯。當時的法官 General Laroom，是一公平明理的著名人物，對他的測量工作，充份了解，而且寄以同情，故其判決，於他有利。他的辭職，遂被擱置。七月七日，當局成立一土地分配委員會，準備以已測量完畢的沒收土地，分配給軍官與士兵，他爲三委員之一。但此委員會一經成立，委員之一的 Vincent Cookin 去倫敦出席議會，另一委員 Major Miles Symner，又怕多事，結果，這一麻煩的工作，完全落在他的身上。

1657年、三十五歲 二月，土地分配工作完成。此時，他又測量了被沒收土地中屬於冒險者們的半數土地。當時，倫敦的冒險者們，很不高興這件事。

1658年、三十六歲 先是，當局爲了實行上述土地的分配，要他去倫敦，組織委員會。他一到倫敦，那些冒險者們，就由 Dublin 發出匿名信，說他欺騙軍人，而又欺侮投資者。幸而當局完全相信他，極力予以支持。此時，他的政敵，又發匿名信，加以攻擊與謾罵。最後，引起了 Henry Cromwell 的注意，立刻任命七名大員，組織委員會，加以裁判。結果，他獲得了勝利。但是，因此，他的政敵，愈加懷恨，問題發展到國會，議長 Pampfild 要他列席答辯，事態逐漸擴大。最後，幸得 Cromwell 一族的支持，始告平息。